



佛說四不壞淨成就經

演培

「如上說，我尚不喜爲人所欺，他亦如是，云何欺他？是故受持不妄語戒」。

上面的三種自通之法，是身體上的。能够自通，就能做到不殺、不盜、不邪淫、不能自通，就要造殺、盜、淫的惡業了；此下的四種自通之法，是語言上的。語言，一般人似乎都不怎麼重視的，以爲、說幾句頑話、開個把窮心，有什麼關係，殊不知語言關係人生和樂是非常重大的，我們絕對不可忽視他。以佛法說：三業中的意業最大，語業次之，身業最小。如以作惡來說：舉刀殺人，是有形的，爲人人所能見的，所以容易爲人認作是惡。至於言語，如在談笑中，不覺的說出一言半語，在表面上似乎沒有什麼，而骨子裏是非常惡毒的，令人聽了，忍氣吞聲的不能自安，猶如三百矛刺一般，甚而至於因此傷身，我們能說這不是罪惡嗎？所以做人對於語言有注意的必要。佛法所說的世間善法，不論是五戒、十善、都說到語言，可以想見佛陀對於語業的重視！

一、「如上」所「說」，爲佛教的聖弟子們，對於身業的活動，固要常常的加以省察，對於語業的表達，也要時時的這樣思惟，首先要思念的是：假使有人來欺騙我，我願不願意受他欺騙？這樣的反躬自問，那所得的答案，必然是不願意，「我尚不喜」歡「爲」他「人」之「所欺」騙，回過頭來再想想他人「他」人還不是一樣的不願意我們去欺騙他嗎？既然他人具有與我一樣的心願，我怎麼可以去「欺」騙「他」呢？真心誠意的這樣一想，所以「就受持不妄語戒」了。妄語，就是不誠實語，本來是這樣的，硬要說成那樣，所謂混淆黑白，顛倒是非者。就是現實世

界，人與人間，國與國間，所以不能開誠布公的和平共處，未嘗不是不能推心置腹，不說老實話所得的結果，在有些專門以扯謊爲能事的國度裏由於在上的領導層，天天以造謠，撒謊，欺騙的手段，在麻醉着他的人民，所以弄得在下的一般人民，不說互不相關的彼此相見，不敢說句真心實意的話，就是父子母女夫婦兄弟之間，雖每天生活在一起，誰也不敢對誰說句實情。人類被謊言欺騙到這樣的冷酷無情，試問：世間還有什麼溫暖？人生還有什麼意義？然而不幸的是：我們這個世界似乎正向這一方面邁進，所以我們每日所見所聞的，不是謊言滿紙，就是謊言亂飛，不知人間世還有什麼真理！如那些野心家，把自己的國內，描寫成猶如天堂，把別人的國家，刻畫成煞像地獄；鼓吹自己的社會如何光明安定，揭示別人的社會如何黑暗混亂；自己所推行的，明明是奴役、專制、獨裁、侵略的政策，偏要硬說是自由、平等、民主、和平，別人所實施的，的確是民主、自由、平等、和平的政策，反倒過來說是侵略、專制、獨裁、奴役；更有甚於此者的，別人絞枯腦汁、費盡心機得來的科學成果，他也敢冒天下之大不韙，說是我們發明的！造謠、欺騙，到達這樣的高潮，我們再不以真理之光，去顯現他的原形，難道我們真的看着這個世界變成說謊世界嗎？佛法絕對主張以真相告訴人的，是的就是善的，非的就是非的，不容是非顛倒，善的就是善的，惡的就是惡的，善惡不可混淆。因此，佛法對於那些專門造謠生非者，不但是深惡痛絕，而且認爲罪不可恕！

二、爲佛教的聖弟子們，除了不應說妄語外，還要不時作這樣想：人之生存世間，不論屬於任何階層，都有他的親友，其關係密切的，情誼深厚的總希望能常聚會一起，不要分離。首以自來說：如我有個親友，我願不願意別人在其間

挑撥我們的感情，破壞我們的關係，使我們破離而成冤仇？我相信誰也不願意有這事情發生的！「我」既「不喜」歡「他人」來「離」間「我」與「親友」的關係，當知「他」人「亦」復「如是」，那我又怎麼可以去「離」間「他」人與其「親友」的關係呢？這樣一想，自然不去做兩頭蛇的勾當，所以說：「是故不行兩舌」。兩舌，不是說一個人真的兩個舌頭，而是說這個人歡喜播弄是非，在這邊說那邊怎樣怎樣，在那邊說這邊怎樣怎樣，極盡挑撥離間的能事，務使親密的雙方互相乖角而後已，這種人是很可怕的，一個人的身邊，如發現有這樣的人應立刻的遠離他，不要讓他從中破壞，假使他一再的磨三話四，就得出我們的高度智慧，認爲他的說長道短，是別懷用意，不受他蠱惑，因爲「來說是非者，便是非人」如能這樣識破他的奸情，洞燭他的鬼計，那他就無法施展其技倆了。我們不要小視兩舌的罪行，當知會得說離間語的，如施用於人與人之間，固能使人感情破裂，若運用於國與國之間，也能誘導全面戰爭的爆發。古代的縱橫家，現在的政客等，就是屬於這一類的人物。如想統治世界，奴役人類的侵略者，一見自由世界各國的團結，就會派出那樣的人物來，挑撥離間的破壞自由世界的緊密聯繫，以遂其大慾。所以小之個人，大之國家，對於播弄是非者，都應提高警覺，不要讓他乘間而入！同時，歡喜惹是非的，造謠撞騙的，也應多多反省：如果別人以牙還牙的將你施於他的來轉施於你，你願不願意接受這個愚弄？如不願的，那你也就不應當去愚弄於人！所以在世做人，總要希望人與人間的關係和諧，不要弄得人與人間的時常磨擦。如果自己與別人有什麼誤會，立刻要設法爲之解釋，如果已與別人有什麼猜忌，立刻要設法爲之解說。人人如真都能這樣，人類關係，就會充滿和樂的氣氛，那裏還有什麼乖戾鬭爭的事情發生？所以應離兩舌而多說和合語！

「我尚不喜人加罵言，他亦如是，云何於他而起罵辱？是故於他不行惡口」。

三、為佛教的聖弟子們、破壞人與人的關係固然不可，就是說些使人難堪的話，也不應當，所以在日常言談中，還要常常的這樣想：假使有人無故的加我以惡言，或漫罵，或污辱，或冷嘲，或熱諷，我喜不喜？聽這些不入耳的言語？不消說，一般世俗的人，不解語言的無實，聽了那種刺耳的話，自然是不樂意的，「我」既不喜「厭別一人加」我以「粗」惡的語「言」，就得「以冷靜的頭腦，再為別人想一想，他們不是不高興與聽我所加於他的難堪之言？當然是不高興的，既是同種的高興，那我怎麼可以「於他而起罵辱」？這麼替人一想，「是故於他不行惡口」。惡口，就是對於他人進行一種：惡意的漫罵，刻毒的諷刺，尖酸的諷刺，猛烈的攻擊，刁滑的挖苦，嚴厲的譏笑。總之、他說出來的話，使得對方聽了接受不了，令人下不了臺。出言粗惡的，最容易傷人感情，往往有一言半語，如三百戈矛的刺透入心，使人坐臥不安。現在這個世間，充耳所聞的是一片漫罵聲，如每打開報紙一看，或扭開收音機一聽，所見所聞的，不是你罵我戰者的國士裏，大街小巷，每天所廣播的，無非是咒詛惡罵他所不喜歡不樂意的人。世界既這樣的但和平一點祥和之氣，欲求永久和平怎麼可能？相和相殺就是這樣來的。所以欲求人類的和平相處，首先制止互相罵辱。這不是一件難事，只要依照我佛所說的自通之法，相互的想一想，就能於他不行惡口了。有志於世界和平者，可曾注意及此嗎？其實，再說一句，於人辱罵，有什麼傷義呢？對他既沒有損傷，對己也沒有好處，徒傷彼此的感情而已。明白這點，每一個人，都應離粗惡語，說柔和語。

四、如上述，我尚不喜人作綺語，他亦如是，云何於他而作綺語？是故於他不行綺語」。

四、為佛教的聖弟子們，無故的罵人固然是不可以的！不用說，人與人相見，除了嗔子，必然是要說話的，但說些什麼呢？一般人以為：

說幾句幽默話，使他人開開心，講幾句好聽話，別的什麼可說。可是，花言巧語，是罪惡的源頭，甜言蜜語，是陷人的火坑。我們試看：有很多人，聽了花言巧語，而想入非非的，做出許多傷風敗俗的壞事；有許多人的勾當，多由罪惡，都上了迷途，做出損人不利己的關係，我們都說不要以為，說說綺語，沒有關係，多到綺語的罪惡重大，「不喜一歡別一人」對我們說些不必要的奇言「綺語」，那我們就該設身處地的為他人想一想，自然就可發現別人與我一樣，不喜歡我們對他說些巧言綺語。「他」人既然亦「復」如「是」的不愛聽綺語，那我們怎麼可以「於他而作綺語」？真能推己及人的為人想一想，「

的範圍較狹，動專終於如期誕生了，因為作文下的這稿，便不見得怎樣地踴躍了。不過所有的惠遺，這還堪以告勉於讀者。尤如前生所學過對是食的重刊，現明力讀說。素來如對證據，要講到說常難得的。還有老朱觀道木老重講之說灌漑！樹利。佛益與一能，可能，他們本家寫世，的稿問是，讀者應存感恩，讀佛與一般刊說這同者，讀者化了二元錢，雖然與我們編者

，但這些多勝論的集合作，也不是偶然的！「自由安全的端是一篇專短的文，這比之「爽口味，尤為一般初篇好讀。這比之「爽口味，尤為一般初篇好讀。這比之「爽口味，尤為一般初篇好讀。

編者的話

是故「對」於他人就不行綺語了。真的，開口，實在沒有什麼意思的。老實說，動人邪思的綺語，論，是有許多話說的。佛如談論，發見自己的心。

談論，是有很多話說的。佛如談論，發見自己的心。佛如談論，發見自己的心。佛如談論，發見自己的心。

這「如說」的功德，是七種名目。佛如談論，發見自己的心。佛如談論，發見自己的心。佛如談論，發見自己的心。

止惡的德律，是戒為基的，沒有不希望他的生活而遂人之生，生命得永存，所以必須「盡人之精

常隨筆，味道的研究，普陀山傳奇異聞錄，一期，下期

軒隨筆，味道的研究，普陀山傳奇異聞錄，一期，下期

常隨筆，味道的研究，普陀山傳奇異聞錄，一期，下期

軒隨筆，味道的研究，普陀山傳奇異聞錄，一期，下期

常隨筆，味道的研究，普陀山傳奇異聞錄，一期，下期

軒隨筆，味道的研究，普陀山傳奇異聞錄，一期，下期

常隨筆，味道的研究，普陀山傳奇異聞錄，一期，下期

軒隨筆，味道的研究，普陀山傳奇異聞錄，一期，下期